

陈作霖及所著金陵风土小志

来新夏

陈作霖，字雨生，号伯雨，晚号可园、可园老人。江苏江宁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卒于民国九年（1920年），享年84岁。清光绪元年（1875年）三十九岁时成举人，未求仕进，即以授读、校书、修志、著书为业。陈氏博涉多通而著述宏富，一生著书数十种，其曾孙陈鸣钟（已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为撰《可园老人著述目录》具载所著书目录。

陈作霖是近代从事地方文献纂辑与研究而卓有贡献的学者。陈三立曾论其一生成就称：“凡省府县志局、书院、学堂、官书局、官报局、图书馆之属，先生皆亘董其役终其身，因以著书百数十卷，跻为通儒”（《散原文集·江宁陈先生墓志铭》）。陈氏曾自述生平撰《可园备忘录》。1985年陈鸣钟兄曾洗印一辑惠赠，并题称：

“先曾祖陈作霖先生《可园备忘录》原稿本抗日战争期间散失，辗转为前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建国后，又归南京图书馆珍藏。近年来，蒐集先曾祖遗稿，每以不得此稿为恨。今荷来新夏教授垂注，并承南京图书馆惠予缩微制片，夙愿得偿，不胜雀跃。谨复洗一辑奉赠来新夏教授以志云天高谊云。陈鸣钟谨识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陈作霖所撰金陵风土小志有五种，除著名的《凤麓小志》四卷和《运渎桥道小志》、《东城志略》、《金陵物产风土志》等

四种已收《金陵琐志五种》外，尚有《炳烛里谈》三卷别行。

《凤麓小志》系《金陵琐志五种》的第二种，经始于光绪十二年。是年陈氏就馆于凤凰台山麓李宅。每当春秋佳日，辄与学生、儿子“陟跻冈阜，蒐胜探奇，就父老以咨询，感古今之兴废，归即繙阅故籍，证以见闻，件系条分。”旋因事中辍。十年后，于光绪二十五年又在友人怂恿下，重加整理，“散者萃之，缺者补之。”经三月而成书四卷。陈氏曾自序全书纲目说：

“分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四大纲。为考三，述二，记五、录二，都十有二篇，命之曰《凤麓小志》。”是书以凤麓为限，所记以南京西南隅为界。其考、述、记、录各篇记述皆倾详备，又有双行小注补充解释，均足供编纂南京地方史志参考，尤以五记更有史料价值。如卷三《记灌园第六》记南京西南城菜农四时经营状况说：

“金陵城西南一隅，……最宜于蔬。习是业者购得嘉种，躬亲灌溉。老圃之利，较农为优。其在春风始和，冰冻稍释，曰韭曰苔，乃始生殖，花散金黄，茎敷玉碧，入市炫新，三倍论值。南薰司令，梅雨连绵，匏壶甕夹，藤蔓引牵，架萧束苇，散布田间，离离相次，若蚕簇然。秋意乍凉，新霜示警，瓜畴芋区，实垂弥顷，篱豆清阴，晚菘上品，乡味之佳，伊谁与并。荒寒畦垅，倏届严冬，刷飘儿菜，掇雪里蕻，芹芽萝卜，色间白红，其甘媚舌，不羨肥醲。每当晨露未晞，夕阳将落，担水荷粪之人，往来若织，不肯息肩，力耕者无此勤也。”

卷三《记机业第三》已为多年来研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者所经常征引。其叙述南京丝织业情况极为详尽，如记兴盛说：“乾嘉间通城机以三万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记销行范围说：“北趋京师，东并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泝淮泗，通汝洛，冠服鞞履，非贡缎，人或目笑之。”

国内市场几遍全国，衣被天下，确非虚谰。其记与机织有关行业有丝行、染坊、纸坊、机店、梭店、挑花行等不下十余，无不是机户的附庸。其它尚记及缎匹成色、缎机名目、络工与织工身份等资料，不啻为南京机织业的资料长编。同卷《记诸市第八》记南京西南隅柴市与鱼市的市集状况，具体生动，可见当时集市之繁盛。其《记倡义第九》记缎商吴长松潜伏城内，混入太平军，窃取机匠衙机业总制职位，勾结反动势力，组织阴谋集团，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及太平天国镇压叛乱的经过。

书前除自序外，尚有例言五则确定著作体例。附图五帧即《城西南隅街道图》、《凤凰台图》、《愚园图》、《织器图》、《铸造银元制钱机器图》，图面清晰，可供参阅。书后有吴光国后序，徒事赞誉，无关理要。

是书为中华书局印行《金陵琐志五种》之一种，成书次序为第二，因较其它小志著名，所以首言其书。原有光绪己亥（二十五年）可园刊本。另有1963年十竹斋重印《金陵琐志八种》本。

《运渎桥道小志》为《金陵琐志五种》之第一种，成书时间最早。原有光绪十一年冶麓山房刊本。另有十竹斋重印《金陵琐志八种》本。

《运渎桥道小志》以南京城内运河为主，记其周围十里桥道方位，辑其旧闻，兼及人事。撰者于书前小识中言其书内容为：

“以水为经，以桥为纬，街衢四出，十里而遥，远述旧闻，近稽时事。”

是书以桥道方位为纲，下列纪事为目，目下以双行小字为注，辑录史料，补充事迹，眉目清醒，内容详备，得著作之要旨，利读者之翻检。

所记虽偏重地志，但也注意社会经济状况，如记商业则有果子行口之“肉腻鱼腥，米盐杂揉，市廛所集，万口一器”；江西会馆附近有“纾麻、磁器之肆环之”。记手工业则有斗门桥坡下

竹工之“削筋斲栝，比户皆是”；驴皮巷之“攻此者比户而居”；珠宝廊之“嘉道以还，物力全盛，明珰翠珥，炫耀市廛，冶琢之工，鳞比栉次”。记会馆则有中州会馆、安徽会馆、全闽会馆及江西会馆等。

书前有冯煦、秦际唐二序，甘元煥、朱桂楨及顾云题词。书首列《运渎桥道图》，有裨于循读文字。

《东城志略》是陈作霖于光绪25年继《凤麓小志》之后所撰，志南京东城，其例仿《运渎桥道小志》，即自序中所谓“山水街道考核綦详，人物艺文未遑专录”。

是书分《志山》、《志水》及《志街道》三篇，于东城之山水街道，皆考其源流，辑其遗闻，兼及人物轶事，略有双行小注以补充事实，亦为讲南京地志之要籍。

书前有自序，叙纂辑缘由。有《东城山水街道图》一帧，标桥道、里巷、祠寺等，颇称清晰。

陈作霖先后撰《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及《东城志略》三种以志南京南城、东西隅及城中情况，但仍未得南京全貌。民国后陈作霖之子陈诒绂（稻孙）依旧例撰《锺南淮北疆域志》以补东北一带。又据顾石公《盩山志》改撰为《石城山志》以补西北一隅，至是南京全城面貌始备。后二书曾合称为《续金陵琐志》二种。

是书列《金陵琐志五种》第三种。原有光绪二十五年可园刊本及1963年十竹斋重印《金陵琐志八种》本。

《金陵物产风土志》约撰于光绪三十四年，记南京城与民生日用饮食有关的物产，兼及于风俗。志凡五篇即：《本境植物品考》、《本境动物品考》、《本境矿物品考》、《本境食物品考》及《本境用物品考》等。

《本境植物品考》记土质、土宜及粮、蚕、菜、薪、炭、茶及花竹果木等物产。如记花农经营花卉情况是：“城内五台山民善

植梅、宝林寺僧善种牡丹、鸡笼山后人善艺菊。城外凤台门花佃善养茉莉、珠兰、金桔、皆盆景也”。其记近廓农民在宝聚门外米行卖米，朱门及横水桥蚕农养蚕及缲土丝出售以及朱门烧炭者驴驮肩挑而鬻诸市的情况均极详细生动，读之可见当时劳苦者的辛劳。

《本境动物品考》记猪、羊、鸭、鸡、鱼、鸟等的出产与制作。其记南京制鸭也綦详，如鸭原产于邵伯、高邮，驱至南京栏养，百日后制作，有水晶鸭、烧鸭、酱鸭等生熟制品，但撰者认为这些鸭“皆不及盐水鸭之为无上品也。”因为盐水鸭是“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盐渍日久便称板鸭，成为外地人的馈赠礼品。

《本境食物品考》记食品、盐、酒等名产如记南京的下酒小吃极富趣味，记称：

“寻常下酒之物，市脯之外有以油炸小蟹细鱼者，或面裹虾炸之为虾饼，或屑藕团炸之为藕饼，担于市，摇小铜鼓以为号，闻声则出买之。”

他如《本境矿物品考》之记雨花石、砖瓦、硃砂、煤等产物；《本境用物品考》之记刻书版、制扇骨、织缎、妇女饰品等行业，所记虽欠赅尽，但大抵能得其要。

书前有撰者小识，述撰书旨趣。书末有附言二则：一则言书中“蔬鱼织业诸篇已见凤麓，兹复重出弗删者，盖事既以类相从一辞即繁而不杀”，用以解释书中若干篇、段有与《凤麓小志》重出者。另一则言此书为所著有关金陵地志的最后一种，但仅此四种，为何又称《金陵琐志五种》，盖第五种《南朝佛寺志》二卷乃孙文川（伯澂）所辑述。陈氏就孙氏遗稿编纂成书，间有辨驳，即注其下。原书例言中已声明其缘由，而陈氏更于《金陵物产风土志》后申言此书为琐志之末，足征陈氏不没孙氏始事之功，而无掠美之嫌。合于琐志五种乃为便于流布，此又陈氏之深

意。

是书为《金陵琐志五种》之第四种。原有光绪三十四年可园刊本，另有1963年十竹斋重印《金陵琐志八种》本。

《炳烛里谈》系陈作霖晚年记其平生经历见闻之作。书前有自识记纂辑缘由，自称将平生各种不同的见闻，随笔录之，积久成帙而成为一部“人情风土，信而有征；酒后茗余，借为谈助”的杂著。

是书凡三卷，仍以南京为限，记府第、桥道、菴寺、园林、遗迹、风俗、旧礼、人物、佚闻等。零散札录，远逊《凤麓小志》诸作。若细加披拣，尚有多则可取，如卷上《洋字先兆》条记清末崇洋风气称：

“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筓，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卷下《戏园》一则记南京的戏班、戏园的沿革称：

“江宁城中向无戏园。道光时有戏三班：一庆福，昆腔也，最重，谓之文班；一吉祥、一四喜，皆梆腔也，稍轻，谓之武班。神庙赛会，官衙庆贺则演之，绅民堂会乃绝无仅有之事。光绪中，仪凤园之开，实属创见。”

《炳烛里谈》一书拥清观点最为明显。卷上《小虎将军》、卷中《哀江南曲》、《诗史》、《阳历》，卷下《伪宫楹联》、《湖南会馆》等多则均对太平天国抱有敌意。他如卷上《占易》，卷中《文庙灵狐》、《关帝灵签》，卷下《狐借饌具》诸则更迷信荒诞，毫不足取。

是书卷下有《传志材料》一篇，曾自记其简历，可备了解生平之需。

是书为宜统三年刊本，另有1963年十竹斋重印的《金陵琐志》

八种本。

陈作霖所撰《凤麓小志》、《运渎桥道小志》、《东城志略》、《金陵物产风土志》及《炳烛里谈》等五种，资料丰富，记述详备，皆南京之重要地方文献，为编志者所当撷采。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桂林书局刻书一例

《阳明集要三编》十五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桂林书局刻本，十册。

封面衔名：提调局务 侯言吴徵鳌 浏阳欧阳中鹄，总校 大兴 谢光绮 临桂曹驯，分校 临桂李钦 阳朔莫永成。

封面牌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桂林书局开雕。

印版刊印者：桂林蒋存远堂刊印。

卷首识语：桂林书局以刳厥乏资，久难支柱。甲辰岁（1904）武昌柯逊庵抚军莅斯局，遍观书楼藏书，谓当推广，不宜裁汰。特筹款生息，刻有用书。先以《阳明集》付之手民，命驯主其事，而以光绮任校勘。适西林岑云阶制军、合肥李仲仙抚军、善化汪颂年学使知之，金以为善，既而监司诸公亦同嘉许，遂促镂板，今幸粗成，趲刷奉布。虽仇校更番，未敢信无鲁亥，后当随阅随改也。光绪三十二年岁在丙午二月朔临桂曹驯、大兴谢光绮同记。

按：桂林书局是晚清出现的地方官书局之一。唯因刻书甚少，影响不大，所以后人鲜有道及者。此存一例。

• 李国庆 •